

<<史迈利的人马>>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史迈利的人马>>

13位ISBN编号：9787208084735

10位ISBN编号：7208084734

出版时间：2009-7

出版时间：上海人民出版社

作者：约翰·勒卡雷

页数：426

译者：李静宜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史迈利的人马>>

前言

《史迈利的人马》是三部曲的第三本也是最后一本小说，描述英国情报组织（我称之为圆场）的乔治·史迈利与苏联格别乌（我称之为莫斯科中心）化名卡拉的对手，也是他的另一个自我，之间的斗智故事。

三部曲的第一本小说是《锅匠，裁缝，士兵，间谍》，第二本是《荣誉学生》。

我最初的雄心不仅是要写三本，而且打算写一整套——十本或十五本——史诗般的传奇，描写我笔下这两位旗鼓相当的主角，在全世界各个角落的交手经历，通过彼此的间谍活动，共同构筑一部冷战的“人性喜剧”。

间谍行动尽管有不同的形式，但都是冷战时期的主战场，而间谍们就是这场战争的地面部队。

像朝鲜战争与越战这样的热战，会开始也会结束，但间谍行动却历久不衰。

两大经济体系对彼此的认同、意图、实力和弱点无时无刻不挂在心上，导致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出现相互戒备的态势，产生无边无际的偏执狂行为。

双方都准备好要付出一切代价，承担一切风险，编造一切谎言，让自己的情报工作比对方更胜一筹。

而双方似乎也都没察觉这个情势荒唐到匪夷所思的地步。

<<史迈利的人马>>

内容概要

【我以为我是真理的斗士，不想却成为谎言的崇拜者】，一位心系女儿的寻常妇人的倾诉信，导致曾潜伏在苏联中央的老将军和双面线人被杀，两人拼死保护两项证据，并托人转告史迈利，一切皆是关于为一个女孩创造一段传奇。

老妇人之女，将军的女神，卡拉的爱人，卡拉之女，她究竟是谁？

史迈利召集老人马穿行于欧洲大陆，解密“睡魔的故事”。

<<史迈利的人马>>

作者简介

作者：(英国)约翰·勒卡雷 译者：李静宜 约翰·勒卡雷，英国国宝级文学大师 全球最畅销间谍小说作家，原名大卫·康威尔 (David Cornwell)，1931年生于英国。

18岁被英国军方情报处招募，担任对东柏林的间谍工作；退役后在牛津大学攻读现代语言，之后于伊顿公学教授法文和德文。

1959年进入英国外交部，同时开始写作。

1963年以第三本著作《柏林谍影》一举成名，奠定其文坛大师地位。

知名小说家格林盛赞：“这是我读过的最好的间谍小说！”

勒卡雷一生得奖无数，包括1965年美国推理作家协会爱伦坡奖，1964年英国毛姆奖、James Tait Black 纪念奖，1988年获颁英国犯罪推理作家协会 (CWA) 终身成就奖，即钻石匕首奖 (另外在1963年与1977年两次获颁金匕首奖)，以及意大利Malaparte奖。

至今已出版作品共计21部，有11部被改编为电影或电视剧。

<<史迈利的人马>>

章节摘录

1 两件看似毫不相关的事件，促使乔治·史迈利先生从他那启人疑窦的退休生活中重出江湖。第一件事发生巴黎，溽暑蒸腾的八月，正是巴黎人惯常将他们的城市弃留给炽烈艳阳与一车又一车观光客的季节。

就在这八月里的一天，八月四日十二点整，教堂的钟声刚刚敲响，工厂的铃声也紧接着响起。在一度聚居众多穷苦苏联移民的区域，一名年约五十的矮胖妇人，带着一只购物袋：从一座老旧仓库的阴影中现身。

她一如往常地精力充沛，目标明确，沿着人行道走向公交车站。这条街道灰暗狭窄，店家门窗紧闭，有几家过时的小旅馆与许多猫。不知为何，此处显得格外寂静。

处理腐坏物品的仓库，在假期中仍开工。似有若无的微风吹不散暑气，加上废气的恶臭，仿佛排气孔的热气直冲身上，但她那张斯拉夫人的脸却毫无怨色。

她的衣着与身材都不适合这样的大热天。她实在很矮，又胖，必须左摇右摆，才能往前移动。身上朴素的黑洋装既无腰身又无装饰，只有领口镶了一圈白色花边，胸前垂着一个久经抚弄，但无甚价值的大型金属十字架。

脚上那双走起路来向外翻斜的鞋子，啪啦作响，在紧闭的门户之间留下肃然规律的踢踏声。那只从清晨就塞满东西的破旧购物袋让她身体略向右倾斜，清楚显示她惯常背负重担。然而，她也并非完全索然无趣。

她的灰发在脑后缩成一个发髻，但仍留下一绺活泼的刘海，随着行进节奏在前额跃动。勇敢无惧的幽默神色，让她的棕色眼睛闪动光辉。

在拳击手似的下巴上方，她的嘴似乎随时准备好要绽开微笑，即使毫无缘由。

抵达平常候车的公交车站之后，她放下购物袋，用右手按摩臀部与脊椎接连处。这是她近日常有的动作，略微舒缓了身体的不适。

她每天上午在仓库担任验货员，但工作时坐的高凳子没有靠背，令她怨气益增。

“ 恶魔！”

” 她忿忿地低声咒骂。

嘴里一面咒骂，摆在背后的黑色手肘也开始甩弄，就像一只振翅待飞的黑色大乌鸦。

“ 恶魔！”

” 她又骂了一声。

此时，她突然察觉到有人看着自己，便一转身，抬头仰望矗立在她背后的高壮男子。除了她之外，这男子是惟一等候公交车的人，事实上，也是此刻街上惟一的人。

她从未与他交谈，但却早已熟悉他的脸：如此庞大，如此不安，如此汗水淋漓。昨天她曾看到这张面孔；前天也看到这张面孔；而且，就她记得，大前天也曾看到过——老天哪，她可不是活动日志！

最近的这三四天，这个迟钝、充满渴望的巨人，或等候着公交车，或在仓库外人行道徘徊，对她而言，已成为街道的一景；甚至，已成为某种可供辨识的类型，虽然她尚且无法指认。

她觉得，这人看似遭遇了大搜捕，就像近日来的许多巴黎人一样。

他们在他们脸上看到许多恐惧，恐惧让他们走在路上也不敢彼此打招呼。

也许在每个地方都是如此，她不知道。

而且，不只一次，她感觉到这人对她有兴趣。

她很好奇，他到底是不是警察。

她曾想过要问他，因为她有着都市人的傲慢自信。

他郁郁寡欢的外型像个警察，汗湿的西装和挂在手腕上像是旧制服却毫无用处的雨衣，也像警察。

如果她猜对了，这人是个警察，那么——也该是时候了，这几个月来的一连串偷窃事件，让她的存货

<<史迈利的人马>>

查验工作一片混乱，那些白痴终于采取一些行动了。

然而，陌生人已低头凝视着她好一会儿了。

及至此时，也还直直地盯着她看。

“我背痛得难受，先生。

”最后，她还是对他表白。

她的法文说得很慢，但发音典雅清晰。

“我的背不大，痛得却很厉害。

你是位医生，也许？

骨科医生？

”然后，她抬头望着他，心中暗自揣度，他是不是病了，她的玩笑是不是不合时宜。

他的脸颊与脖子油光闪烁，黯淡的眼眸中有一丝隐而不见的迷乱。

他的目光似乎超越了她，看着自己的某些私密问题。

她打算问他——你或许是恋爱了，先生？

妻子欺骗你了？

——她真的考虑要拉他到咖啡馆，喝杯水或草药茶。

但就在此时，他突然将目光移开，看看自己背后，又回过头来越过她，看着街道的另一边。

她觉得，他真的很害怕，不仅仅是心怀警戒，而且是恐惧万分。

因此，也许他不是个警察，而是个小偷，虽然这两者的区别——她可清楚得很——常常微乎其微。

“你的名字是玛丽亚·安德莉雅维娜·欧斯特拉柯娃？

”他猛然问道，仿佛这个问题令他害怕。

他说的是法文，但她知道，这不是他的母语，正如她一样。

而他字正腔圆地念出她的名字，完整的姓名，也已让她知道他的来处。

她立即认出他的发音，和念出这些音的舌形，但她却迟迟辨识不出她之前无法指认的类型，也满心惊惧。

“如果是，那么，你又是谁人？

”她昂起下巴，沉着脸反问。

她向前踏进一步。

两人的高矮差距显得更加突兀。

男子的外貌，显露了他不讨喜的个性。

抬头仰望，欧斯特拉柯娃可以清楚看出他的脆弱，一如他的恐惧。

他濡湿的下巴浮起狞笑，双唇扭曲，让自己看起来强壮有力，但她知道，他只是为了驱走不可救药的懦弱。

他像是个以英勇行为强化自己的人，她想。

又或者，是以犯罪行为。

他是个没有任何自发行为的人，她想。

“你一九二七年五月八日出生在列宁格勒？

”陌生男子问。

她很可能回答是。

但事后她却不确定。

她看见他疑惧的目光望向逐渐接近的公交车。

她看见优柔寡断近乎惊慌失措的情绪攫获了他，令她想到——就后来的发展来看，这不啻为洞烛先机——他可能要迫她就范。

他没有，但提出了下一个问题，用的是俄文，而且还是莫斯科官僚那种令人生厌的腔调。

“一九五六年，你获准离开苏联，为了照顾你生病的丈夫，叛国贼欧斯特拉柯夫？

同时还负有另一个任务？

”“欧斯特拉柯夫不是叛徒。

”她打断他的话，回道，“他很爱国。

<<史迈利的人马>>

”她不由自主地拎起购物袋，紧紧抓住提把。

为了盖过公交车驶近的声响，陌生男子提高音量，毫不理会她的辩驳：“欧斯特拉柯娃，你留在莫斯科的女儿亚莉珊卓托我问候你，还有几个官方机构也要问候你。我想和你谈谈亚莉珊卓的事，别搭这班公交车！”

”公交车停了下来。

司机认识她，伸手要帮她提购物袋。

陌生男子压低声音，又说了一句更骇人的话：“亚莉珊卓有很严重的问题，需要母亲的帮助。”

”公交车司机唤她上车，好继续上路。

他以平日相互开玩笑的方式，故作粗鲁地说：“来吧，妈妈。

这种大热天不适合谈情说爱。

把你的袋子拿过来，我们走吧！”

”司机吼道。

公交车里响起笑声，接着有人咆哮——老女人，让全世界都等你好了！

她感觉到陌生男子的手非常不专业地抓住她的臂膀，仿佛笨手笨脚的裁缝师摸索着纽扣一般。

她挣脱开来。

她想告诉司机一些事，但却没有办法；她张开了嘴，却忘记该如何说话。

她惟一能做的，是摇摇头。

司机又对她吼叫一声，然后挥挥手，耸耸肩。

咒骂声此起彼落——老女人，大白天就喝醉了，活像个妓女！

欧斯特拉柯娃留在原地，看着公交车逐渐驶出视线，等待自己的视野恢复清澄，心不再疯狂跳动。

现在，需要喝杯水的人是我，她想。

我够坚强，可以保护我自己。

上帝保佑我远离懦弱。

她随他走进咖啡馆，步履蹒跚。

整整二十五年前，在劳改营里，她从煤堆上跌下来，腿摔断了三处。

就在八月四日——她永志不忘的日子——陌生男子捎来的信息极尽胁迫之能事，让她重新想起尘封已久的跛足感觉。

这家咖啡馆即使不是全巴黎绝无仅有的一家，至少也是这条街上惟一一家既无点唱机，也无霓虹灯的咖啡屋——而且在八月里还开门营业——但屋里几张桌球台倒是从清晨直到夜深都厮杀不断。

至于其他人，就只是寻常的日间喧闹，讨论着政治、赛马和其他巴黎人爱谈论的话题；几个妓女一如往常地在一旁窃窃低语；衬衫脏污、满脸不快的年轻侍者，领着他们到角落的一张桌子。

脏兮兮的肯巴利酒卷标，标示着这是保留订位的桌子。

接着，上演了一段可笑的老戏码。

陌生男子点了两杯咖啡，但侍者抗议说，白天保留屋里最好的位子，不能只来喝咖啡；老板可得要付房租呢，先生！

陌生男子听不懂他连珠炮似的方言，欧斯特拉柯娃只得替他翻译。

<<史迈利的人马>>

媒体关注与评论

“勒卡雷对细节真实有着近乎偏执的追求，他对笔下题材和人物的刻苦研究令所有同行肃然起敬。”
——龙一（《潜伏》作者隆重推荐）《史迈利的人马》不仅仅是需要抽丝剥茧的推理书，更是一部感人的作品，书中生动地描绘了许许多多间谍界风云人物的残年生活。
“史迈利是我的斗士，我的代言人，我的游侠骑士，但他已力不从心。
对我而言，他太过坚忍。
他的激进止于思想，而非行动。
于是，无论多么怀忧丧志，他总会屈服，完成工作，即使必须把他的良知关在门外。”
——勒卡雷

<<史迈利的人马>>

编辑推荐

《史迈利的人马》：不会有什么工作比间谍更残酷，也不会有什么人比间谍更参透人心，感情，要么牺牲间谍，要么被间谍牺牲。

张爱玲最爱不释手【史迈利三部曲】大结局。

全球畅销6,000,000套。

入选美国推理作家协会【史上最经典一百部推理小说】。

令英国万人空巷之 间谍挽歌。

<<史迈利的人马>>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